

## 《刚晓字迹》后记

刚晓

那几天，我正害嗓子，根本说不出话，忽然接到《法音》王编辑的电话，说想编一本百福什么的书，就是一百位僧人各写一个“福”字，我当时嗓子痛得根本说不出话，只想快点挂电话，就顺口哑出了“好的”。可是，我哪里会写什么毛笔字呀~~随口的话要逼我“上梁山”啰，这可咋整呢？好在我们这里有艺术院，临时请老师教给我一个技巧，说只写这一个“福”字，用上那么五、六天的时间照着画，也就好象是一个字了。

这个事儿过了之后，我就起了意：当和尚拿不起毛笔还真不行嗷，既然我们这儿有现成的老师，我为啥不胡拉胡拉呢？就这么着吧，打定主意，说干就干。

我是四十多岁的人了，哪儿能比得过人家小年轻。两个月下来，根本不成样子。

我到扬州去，在扬州大学见到了李尚全教授，李教授家里祖传做树皮画，他虽然文革后考上大学、当了教授，但树皮画的手艺他还是有的，看我写几个字后说，“你不是写字的材料”，“要是为了应付，干脆就写篆体吧，篆书通常使用的不多，你写上几个月，反正大多数人都不认识，看着花花儿的就可以忽悠人了”。好吧，于是我不再按艺术老师说的步骤，转而画起了小篆。

浙江省委党校吴先生的父亲是一位画家，画的画很棒。吴先生的儿子过来佛学院，说他在跟爷爷学，他看了看我写的字，说你还是写大篆吧，那比小篆还不象字，更早嘛。我就想，要是这样的话，甲骨文最早，应该更不象字了吧，干脆，我画甲骨文得了。这一画才知道，甲骨文字实在太少，根本配不齐内容。

赵飞先生给我了一本《甲骨文字典》，徐中舒老先生编的，可老厚了。我要写啥，先一个字一个字查出来，然后照着字典上的样子画。这实在不象写字，赵飞就又给我了一本《甲骨文千家诗》，计松年老先生编写的。这本书后边儿附有简便的甲骨文写法，还有计先生的几篇文章，《甲骨文艺术赏析》、《甲骨文书法用字辨误》、《甲骨文字构件分析》等，而其中的《甲骨文的假借》一文，讲甲骨文入书可用的只千余字，书家都得假借，原来计先生能写出甲骨文的千家诗，里头有不少字是用金文假借、用同声假借等等。嗨！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。

千家诗字可不少，这一年多我认了不少所谓的甲骨文字，我也画了不少甲骨文字。

前段时间我回家里，给我妈妈显摆，顺手拿笔写了个甲骨文的“得真趣”，妈妈一看称赞说，

“画的这个猫头还真有点儿象”，是吗？我这是画的猫头？再一看，还确实象是个猫头。我哈哈大笑。

写字已经快两年了，现在挑几张印印。

其意义何在呢？显摆哟～～进书家行列，是没有指望的了——四十多岁才拿毛笔嘛！但剑既然已经开磨，就算是技痒吧，虽然技也不咋的。

修为不到，就是如此表现。

附：今天陈硕老师提醒我，《甲骨文编》、《金文编》是现代文字学家最好的成果。谢谢陈老师，以后当注意。我想起前段时间黄征教授也曾委婉地告诉我说“发”应该是另外的写法等。也要谢谢。（7.10）